

卷四

圈句
大字

淮南子

君宜署簽

詠
子
知
船
學

PDG

B234.4

1

淮南子卷十七

漢涿郡高誘注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

常熟畢公天枝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身。枕

契刻也。枕船板也。墮劍於中流。刻于船板。言

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枕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泥之泥也。

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

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枕下。故曰不知物

類。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

類隨一隅之迹。刻枕之類。感無有大於此矣。雖時有所合。然而

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留狗。是時為帝者也。

土龍以求雨。留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

蛛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

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整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蜘蛛瘡則愈。故蛛者貴之。半璜曰璜。璜以發眾國家之寶。

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

言其深微廣大。足故能生天地也。

以蹙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後行。履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

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偏矣。然待所不

知而後明。

編使知所知。所以成明矣。

游者以足蹙。以手拈。不得其數。愈蹙愈敗。

猶沒也。敗猶沒也。

及其能游

者。非手足者矣。

不用手足。而自游也。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寒將水。鳥哀猶

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蹙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

賞遺也。章甫冠也。越人斷髮。無用冠為。椎固有柄。不能

自慄。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

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

狗彘不擇甌。而管偷肥其體。而顧

近其死。

偷取也。顧反也。肥則稟之。故近其死也。

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

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月致。故曰莫之能致也。

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螂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于詹諸殆猶畏也。螂蛆蟻姊姊爾足謂之蜻蚱之腹也。上蛇蛇不

敢動。故曰殆于螂蛆也。烏力勝日而服於離禮能有修短也。烏猶畏也。離禮爾心謂神

達吉按殆太平御覽作困。莫壽於孺子。而彭祖為夭矣。生寄死歸孺子去所寄歸所安故曰以為壽彭

苙秦人謂之祀祝間蠶時晨鳴人舍。謂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言不如孺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

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之任。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為乃是為也。怒不

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言皆易也。無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

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慊快叫。諒呼也不斲不自斲。削豆蓋簋。得道而德從之。豆之器大勇人間自畏之不復鬪也。

矣。譬如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

鈺讀象金之銅柱餘之柱。鈺者提馬。雖家謂之投。細金者拿步徐跋者刺跋走發者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樞。所

謂金與玉。搖律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之。聽有音之

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

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遠。可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於

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

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人之從事。或時

相似。或有也相水火相憎。錐在其間。五味以和。錐小鼎又曰鼎無耳為錐。讀曰骨

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是也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

所以養喻讒賊害所養喻骨肉殺亦削也昌羊去蚤蝨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蝨除小

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若其無為牆屋之覆

歸於本故曰璧瑗成器。璽諸之功。璽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為敗屋墻之壞更為土

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璽諸之功。可以為錯璽讀一曰燕氏之廉鑊邪斷割。砥礪之力。亦

功互狡免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烹猶殺藏猶淺。不復用也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稷糧

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

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荒大饑粟不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

正。匿猶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邱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

釣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絛。冠則戴致之。絛則屨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物不能感

明於死者不可卻以危。危無能懼之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能溺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

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况疏遠乎。疏遠喻他人也聖人之於道

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誠實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涔多水也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蓋非檠不能蔽日。輪非幅不能追疾。然而檠幅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

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許慎注云璞塊也。甕者見虎而不走，非

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駘也。幾易助也。湮易雨也。輔讀輔濟之，輔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

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

麋蕪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於其所

不足。奮厲也。以免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

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

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

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

蹄彘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教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

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教倉古常滿倉，在滎陽北。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香鼓造辟兵，壽盡五月

之望。鼓造蓋謂臬，一曰蝦蟆。今世人五月望作臬羹，亦作蝦蟆羹。言物不當為用。達吉按造即臬字，故成然改容亦作造。然毛詩臬施說文解字作龜龜云，詹諸也。詹諸即

蝦蟆舌之與齒，孰先礪也。礪磨也。錚之與刃，孰先弊也。錚於下，銅錚也。錚不休而繩之與矢，孰

先直也。矢今解之與蛇，蠶之與蠟，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解與蠶，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

說在齊俗篇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聲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見也。觀

射者遺其執。執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

蟬匱也。方音夔。棧也。郭璞注：所以絡絲也。然則蟬匱即夔字矣。伏羲推車之推字亦當為

維使但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鉅同也。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

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謀或作豫也。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

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使

響濁者聲也。響濁則情泄者中易測。不聞其情欲發泄于外，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

月食晚瓜令人病，瘥此之類，故不可聽用也。踰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踰至也。極

耳一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佳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適人有盜

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蒿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蒿苗莠秀，楚人謂

敵也。莫謂之荻若也。麇不類布而可以為布。麇麻之有實者，麇讀左。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

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

所出故能大。雷雨出於海，復隨溝輪復其所過，故能遠不止也。羊肉不慕蠃，蠃慕於羊

肉，羊肉羶也。醞酸不慕蚋，蚋慕於醞酸。嘗一嚮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

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

衰然也。明月之光，可以望遠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

之外。遠吉按太平御覽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為是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

故耐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瘞疽。瘞疽癰也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

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埤防便也。埤坊高處隄防也王子慶

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博龜鬯，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湯放其主而有

榮名。湯契後十三世主癸之子履放其主謂伐桀為民除害故有榮名也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也所為

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所以為則異湯殺君以利呂望使老者奮十始學讀書九十為

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作師故使小兒之矜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轉來使人射取之蟻於之捷來乍，蟻於屬作

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行一棋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底也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

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植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

水為盡故漁者走淵。漁讀論語也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

亡也。走讀奏豹表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粹白璧有考汚也不得為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

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也盜賊之輩醜惡也。吠狗無鄉之社，易為奉肉無國

也。

之稷易為求福無祀不禋於神而卒祀之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於明也不可以瞽

瞽無目所見無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不可以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知

夢見像無形於目也自初不見父像故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

甚虎猛獸不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一名竊脂秦通峭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於

可使能緣木通治峭關知欲來東兼饑馬在厩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

矢引張弓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闕不可復亡狂不可再發遣也

狂發遣也常以權變出闕塞獄狂亡逃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纆不必以紉紉亦纆

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

不差衡稱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

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雲奉之奉助蠹眾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

墜墜墮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達吉按說文解字有格字云枝格也從丰各聲釋

旁有格解字言戟有枝兵也此言戈戟如枝格史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死魯連

傳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枝格始假義歟漢書梁孝王傳義格如鴻注格者枝閣

不得下枝閣亦即枝格二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

亡其適亡亦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凍湯沐具而蟻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屋

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柳下惠魯大夫

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壯門戶蕭壯也。達吉按柳下惠義藝文類聚以為許慎注。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

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蚌蚌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

礬石出陰山。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類不可必推。推猶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一曰能殺鼠。

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揚埋而欲弭塵。被表而以翬翼。豈若適衣而已哉。

埋土塵也。楚人謂之埋。翬扇也。楚人謂之翬也。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窮也。蛇象之病。人之寶

也。蛇大蛤中有珠象牙還。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為病。無人寶為酒人之利。故曰將有誰寶也。

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儻。則不達。握火投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

酤儻而先自竭。先不達。猶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刳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刳迫之然。

如。是西方之僕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同也。僕國一膊炭煤。一撮之則爛。指萬石。在西南方。

俱燻。去之十步而不死。百廿幼。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

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

喻眾能濟少。少。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

不能有所成也。晉不絕繩子胥。釣者靜之。罟者扣舟。罩者抑之。罟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罟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

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壘而取之。羅讀沙，今沈州人積柴水中，搏魚為羅。幽州見名之為洛也。達吉按羅據爾雅說，文解字當作羅，今爾雅作榜，謂之洛，榜亦即榜字。

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

不得小故。小國不關於大國之間。媿也。兩鹿不關於伏兕之旁。食也。佐祭者得當。救鬪者

得傷。陰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陰木，景撲擊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雷霆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筮，或謂登。

頭，蟲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蟲，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蓋猶蔽也。蘭芝欲修。

而秋風敗之。長修。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墜武也。墜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

也。龜紐之璽，衣印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勤者播植嘉穀，以為饒富也。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

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猶

事。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堞，不出戶而塵堞，昧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

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穀立三十輻，各

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

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葎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

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

莫如蘇秦步，曰何故？步，徐行也。人問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皮將

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

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為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

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若辱。犬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達吉按鄭康成儀禮注曰。以白造縹曰辱。辱者汚辱也。故與白對。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

流觴。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觴。有不義之骸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旁光不

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純色也。聊駁不入牲。牲。牲也。以中夏用筴。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

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

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俞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鈞各異。滿堂坐人。視於環帶一也。鈞與環帶

雖異。所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也。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倭

人來倭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君子有

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不便。以得

所便也。利輻之入穀。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也。干。亂也。嘗被甲而免

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厲索御

奔馬。雍容恐失。民之意。若履薄水。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洽於

民善用人者。若蚡之足。衆而不相害。蚡馬蚡幽州謂之秦渠蚡讀踐徑之踐也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

相敗。摩近也清醴之美。始於耒耜。醴清酒周禮醴齊是醴讀范充之空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

皆文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醜在頰則好。在頰則醜。衣也。

織罽著頰上。室也。室罽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詩曰。衰衣繡裳。故曰。馬齒非牛蹄。檀根者在頰似樂故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宜譏人譏非之也。

非倚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頰。腐鼠在壇。

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再生者不獲華。大作巧。

早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母曰不幸。甑終不墜井。袖簪招燻。有何為驚。燻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

而至血灑。汗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

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為蠵。子為蠶。水蠶化為蠵。蠵青蛭也。子為蠶。免蠶為蠵。免所蠶草。結蠶水中。到致蟲讀廉絮。

中化為蠵。蠵請能而心之惡。一說免蠶蟲名。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怪感也。銅英青。金英黃。玉

英白。麝燭搗膏。燭澤也。燭光搗澤喻光。明有明昧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

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也。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

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暈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

市刺猶非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駿馬以抑元直士以正窮

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

往來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鷲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

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不得達至也交

止也解連環言不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願明月之珠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

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誨是而行之故謂之斷

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

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異音者不可聽以

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慎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

焉擇可用者也舍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鵲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寅邱無壑泉原不溥

言汙小潦水名寅寅之邱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原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

無大壑故泉流不得溥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

一枝言不能任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

誨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之心也不能耕而欲黍稷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紉者必有麻削。言有盛必有衰。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

鳥大鵬也。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攪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至術篇曰。兵莫愾於志。莫邪為下。言匹夫志意。

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蝮蛇螫人。傅以和董則愈。和董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

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

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

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覆乃見善游。馬

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於無形者。不能思於心。

形象無形於目。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擬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

不能思之於心。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績傅斷蛇。得愈。去後。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

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動強。馴人先信而後求能。非

信不陶人棄索。車人擬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里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十牖之開。不如一户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

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察別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自然巧治不能鑄。木巧工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也。不復飾也。

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尺也。跬猶咫。累積不輟。可成邱阜。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

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數之則弗中。數猶正在疏數之間。其

節火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楊子

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遠。閱其別也。達吉。按墨子見練絲而泣

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閑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鐘石

曰盤。雖久不變。故曰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酤

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

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嫫。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

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一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涪則具擢對。旱則脩土

龍。擢對。貯水器也。臨淄之女。織紵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淄齊都。室有美貌。繒為之纂繹。

不密。織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於和切適。舉坐而善。於轉

讀曰綾。繹纂之纂。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

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掉者不在於樹格。在於批抗。批擊也。批推木大者

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罵老。莫之疾

也。賊心忘也。

賊害也。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

尾生效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強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不如隨牛。誕也。

而又況

一不信者乎。

一猶常也。况常不為信。不為誕。乎。一或作一一。猶待也。

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

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

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庖宰也。

淮南子卷十八

人閒訓。

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閒。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

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

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

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

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通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

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螳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也。

○堯吉按。突隙當作突隙。突音。式。鐵切。與犬出突中之突字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螻。蹟也。

○遠吉按。各本皆作。惟藏本作。螻。依義作。是。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

已憊而索良醫也。○憊。劇。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

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高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

智。知存亡之樞機。福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

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

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

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

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

有寢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前荆人鬼。好事也。越人穢。穢祥也。人莫之利

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

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

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絀屈威服四方而無所誅。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

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正

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

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

請有侵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匡驥氏

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惟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

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

晉陽。張武智伯臣也禽於晉陽為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

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

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

魯國。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得者有賞失者喪族圍三而

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迫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三而矣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窮

言深。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顧

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袂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

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

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此所謂害之而傷者為縱之傷者受厚賞而不傷者被重罪

反利者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而反利之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晉厲

公恭王傷而休。

晉人射恭王中目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

豎小使也。陽穀其名。

子反之為

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

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君謙以自稱也。人所恃者司

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

之。斬司馬子反為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

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為養

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患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

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

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

文侯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

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

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

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麋。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

歸烹之。麋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麋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

帝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麋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

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高君也。為秦伐魏。欺魏。魏人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

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

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

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疎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

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與。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

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

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

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

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

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

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

祭。水致其廣。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

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

不親。五品不慎。

達吉按太平御覽慎作順

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

達吉按太平御覽辨作別

長幼之

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

謂夏殷周

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

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

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

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

車裂。

李斯上蔡人也為蔡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于雲陽

三代種德而玉。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

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

以饗鬼神。

先生凡先生者也以享鬼神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

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

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

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

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

楚莊王時圍宋八月

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

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明也。夫福福

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馬無故亡而入胡北塞之人有善道焉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

其父曰。此何遠不為福乎。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為福下為禍為福二句同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遠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

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遠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大出塞

丁壯者引弦而戰。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控弦

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

相保。故福之為福。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

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魍或曰高陽魍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

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高陽魍曰。不然。夫木枯則益

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

鉤然善也。

鉤高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

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

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

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

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戲靖郭君曰。先生不

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湯而失水。則螻蚋皆得

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湯而失水。則螻蚋皆得

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

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

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

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

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

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

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

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器。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

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

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

煖。煖溫風不能障。暴不能敵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

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

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

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遠吉按太平御覽作為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遠吉按太平御覽作

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遠吉按太平御覽作為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遠吉按太平御覽作

仁義之軍不厭忠信無君子二字

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

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無復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亦有利字

君其正之而已

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

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

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

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城中緣木而處

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

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

試潛行

潛行伏行也

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

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

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

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

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

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

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

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

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

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

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

道則可。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

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

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服駕牛也括箭也

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

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

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

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達吉按太平御覽覽作寒以力耕

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又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

得休息也。民以漸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

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魏聞倫曰鼓之。晉夫聞倫知之。魏聞倫晉

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

為弗使？」穆伯曰：「聞倫而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

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

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

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其勢必襲鄭。凡襲

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

三率西乞乙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

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遠吉按太平御覽功作賞弦高辭之曰：「誕而

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

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

人之思修，愚人之思短也。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

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大夫畢賀申叔時

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遠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征暴亂，誅罪

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遠吉按太平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

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遠吉按

覽作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

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

曰。張武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

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

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

之國，行文德者王。遠吉按太平御覽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

者勿伊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

者廢，伊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

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

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

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

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

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

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而在諸夏也。

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

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

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道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

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我為太

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

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聞之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黍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

裘。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

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

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菘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

身歸君。食留秦。飯黍梁。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

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

父報讐於齊者。劄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

達吉按太平御覽正作拭

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

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

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

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

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

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

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提劍索之。

離珠明目提劍疾利搏善拾于物二

人皆黃帝臣也

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

忽悅黃帝臣也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

時。百射重戒。

射象也

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

同功。夫燭火在縹烟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麗穴。一璞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

孟諸而炎雲臺。

孟諸宋大洋雲臺高至雲也

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

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

浼汚也

諸御鞅復於簡公。

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

曰。陳成

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

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

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

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

氏鬪雞。季氏師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為之金鉅。金鉅施金於鉅也。季氏之雞不勝。

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傷毀也。禱于襄公之廟舞者二

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八伯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

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

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

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遠吉按本或作雞距。惟藏本作定。定題也。疑藏本是。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

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兩入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鉅。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荆也。禍生而不蚤滅。若

火之得燥。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蟲走牛羊。此

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

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

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孫偃。偃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勿聽。重耳反國。

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

釐

負竊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

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

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篋也。且唐有萬穴。唐隄也

有萬穴也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

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

子國啜羹而熱。投厄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

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即尹而答之三百。郎尹主郎夫

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

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臆。六翻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翺

翔乎忽荒之上。析揚乎虹蜺之間。達吉按各本皆作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薄且子之巧。亦

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攬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

舟徒。舟徒在會稽起波濤。波者湧起。還者為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

不留思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

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

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

其衣被也。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

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

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

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

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

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

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銷也。秦博

海還秦圖錄，書于始皇帝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將築修

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池縣北擊遼水，遼水東結朝鮮，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

角象齒翡翠珠璣，翡翠雀翠青雀圓者為珠，顯者為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

城之領，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

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

糧道

鹽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

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呼宋。

西嘔越人名也。

而越人皆入叢薄中。

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虞。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

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羸弱服格於

道。大夫箕會於衢。

箕會以箕於衢會飲

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

下席卷而至於戲。

戲地名。新豐

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

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

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鳥鵲識歲之多風

去高木而巢扶枝。

扶旁

大人過之。則探殼嬰

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

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益西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

為田

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

宰折睢傅名姓。遠吉

曰。吾欲

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

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

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

之也。智者雖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非能閉結

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

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太牢以九

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圍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

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

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登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

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按太平御覽作延路陵陽。遠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中連環不解。物之

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

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

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曰。王不伐徐。必反朝

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

石之投卵。虎之噬豚。又何疑焉。且夫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

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葢。申菽杜葢。美人之

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滌。滌。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

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養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哀公好儒而削。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魯君代君為墨而殘。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禽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

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

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

今捧捧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勿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

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

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

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

身。仁者勿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

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

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

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

去其三而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

禮之。武王陰暘人於樾下。武王哀唱者之熱。故陰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

勾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

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達吉按太平御覽而

灌雲巽之野。雲巽今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
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築。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設勞逸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齊同也。
辯次第也。劇次。第能勞之賞各有。

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

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

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

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

鐘鼓之縣。編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

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

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

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

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

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

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

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以為著龜兆。卜。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

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曰：室大衆

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

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

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

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

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

投而擲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人材所不

及無奈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

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

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隨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

梁今之陳留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達吉按

留凌儀也文作擊博，其上是也。太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達吉按列子釋射朋

棋中之以一反兩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又作捕博，似非。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游俠相與言曰：虞氏

覽反兩下有穉字，云音摛，諸本皆無之。

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

類而是。屈建告石乞。

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

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

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闕榘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

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

子椒子期皆白公季父。此所謂弗

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

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盤罪也。發得罪於威王。刑

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踞足而怒。

踞足躍也。

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

刑。怨之憎於骨髓。

憎痛也。

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

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

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

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於姑胥。

姑胥地名。

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

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

遠吉接。太平御

覽捕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植睛。植睛狂見

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非直禽

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十九

脩務訓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

可謂得道。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為不如或人之言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

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言不得古者

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蚌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達

覽引疾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穀參黍稷稻也相土地宜燥溼肥瘠高下。相視也。燥乾也

御覽作相土地之宜嘗甘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

十毒。此神農之為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

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生。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交

放謹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兜堯佐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氏

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免時有共工官鯀禹父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

之羽山東殛之山是則堯之為鴻範曰鯀則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

穴谷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

陵之南禹沐浴靈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

平御覽引無決江疏河。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鑿龍門闢伊闕遊其中上行得上過

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闢截山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

槩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槩

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

寬猶富也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百姓親附政

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謀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謀責

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陰害而不懈。懈惰奉一爵酒不知於

色。言其輕也。遠吉按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

乎。遠吉按太平御覽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

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遠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以身解於陽盱之河

為治水解濟以身為質解濟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與雲致雨故禱之

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悖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

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法懷知而不以

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齊等也遠遠吉按藏本無一為一人聰明而

不足以偏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

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備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

遺利言宮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

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呂望鼓刀而入

周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具後居殷乃居于百里奚

轉鬻百里奚虞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管仲束縛管仲傅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

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寒窳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是以聖人

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謂禹稷

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度之事治也遠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微

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其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股不動

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天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難東

而通之使得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蘆是藜聽其自流。待其自

生。則繇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

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事成而身弗伐。伐自

其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煨井。以淮灌山。此用

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夫不可以煨井。淮不可以灌山。而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

之用輜。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

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

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

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楚走郢。楚都今南。曰。臣聞大王

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

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挫辱折銳。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

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

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

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

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

尾又曰兵車不尚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

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居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

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

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日悠悠，慙於影。影形也。子何

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

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

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蹠趨走也。段干木閭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

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

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誥也，異轉而皆樂。轉音

聲。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誥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

徵應也。憤於中則應於外也。憤發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

之所及者，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

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按之故不欲學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

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

駒之時，跳躍揚蹏尾而走，人不能制。故曰草駒，舉也。制禁也。齧足，以嗜肌碎骨。

蹏蹏足以破虛陷勾。咋，齧也。啣，穿也。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

雖險超壘，弗敢辭。遠，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敢，辭也。一引作弗敢，遠庚。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

所為也。馬，孽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

仁，帽憑而為義。帽，憑也。至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不可

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沈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

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

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嗔

睚哆嚙，蓬蔕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佻倕也。嗔，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睚，讀

之為。蔕，偃也。戚，施，偻也。皆醜貌。嫫母，佻，古之醜女。嫫，讀如模。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

範之模。佻，讀人得風病之靡。倕，讀近。佻，佻，一說讀曰莊。雖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

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

主

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

蹟蹟楚人謂蹟也。言以飽而不食蹟而不行。喻丹味商均不可教化而非學。故謂之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鍛而行。駕馬雖兩鍛之。不

能進。為此不用策綴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策得。駕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

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搥。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折也。為此棄干將。鑿邪而以

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項極高。

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眾。薺麥夏死人

曰夏生。生者眾。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

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為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氐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氐太本也。胡

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駭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

之諛。諛輕利急亦以多者言。諛讀燕。駭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

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髯。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

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為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

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傳曰劉子觀于洛。內曰微禹。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

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害也。

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為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皋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

虛故曰決獄明白。察於人情。蔡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

卵而生契。摺背而出。詩云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羿左臂脩而善射。羿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史皇產而能書。若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有

窮之君也。遠吉按吳處士江聲曰。羿有窮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

君不得云賢者高注是非此乃堯時之羿耳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歲為

近明聖賢之難。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為俊謂欲棄學而循性是

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履履也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鈎利刺

理屈辟若魚腸者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也陸刺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

下型。瞭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豪可得而察。按太平御覽作砥礪

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過非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

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謂愚有所不昧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衆凡何以知其然。夫宋畫莫治。

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

蔡之幼女。衛之雜質。蔡國今南陽河曲衛故在河內後相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抑

極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也。遠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夫天

吉按太平御覽作如今之般也。沒黑見赤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國之女巧也夫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積。含牙戴角。前爪

後距奮翼攫肆。蚊行燒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肆極也。蚊請車見利而就。避害而

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

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也。勢力無粟受於外。無有學

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矰。秀曰蘆也。已秀

不得截其翼也。蠹知為埳。羅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光首槎。楸。墟虛連比。以像宮

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未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

之國。僻。遠陋也。鄙。小也。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

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

成造歷。容。成。黃帝臣。造。作。歷。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

為車。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于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

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也。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

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其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

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也。續。也。

傳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絃。參彈

復微攬援標拂。手若菱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復微上下手也。攬援標也。援拂數也。菱蒙言其疾也。微讀維車之維。攬讀屈直木令句。故句此。

木之句標讀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

之外秋豪之末。攬撥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縈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縈。編也。

亦黃帝時捷疾者也。砥。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砥礪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砥諸之功。砥。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砥礪石也。為階是砥。讀康氏之康。一曰濫也。

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規。員也。槩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似玉皆堅。鑿之物。

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雷蒸風行。在所

設施。用。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

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高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于俗。此聖人之所以

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辨別然否。

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援別分別白黑。利害之所在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曰觀。設儀立。

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

榮名。遺餘功業。榮名。遺餘功業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

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于度幾多言己不暇日而不學。惟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

關。躡蒙籠。屨沙石。蹶達勝。曾鹵重賦。七日七夜。至於秦庭。北觸觸津關則踐躡蒙籠之山

履躡蹶足達穿也。出通賦。曰中重鹵以存荆是也。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若微墨。鶴跣時時立貌言不

色欲連得。秦救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為封豕修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豕皆大

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國中國也。虐始於楚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越在于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

不遑啟處。遑暇啟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

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云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東。塞南谷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婿之谿。公婿之谿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

形。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同。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若身勞形。焦

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戒懼。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

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

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甯國之名墜廢也。此自強而功成者也。成猶立也。是故田者不

強。困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

名。世稱身也。遠吉按京房易有世應。詩云：我馬惟駉。六轡如絲。詩云：小疋皇皇者華之

郭璞洞林以為身是世身也之證。與載駝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諸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談難事通於

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之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也。非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

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遜敗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

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于人人乃用之。亂世閻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

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論若影之

隨形響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

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觀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故絕絃破其

琴。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任于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家蒙縣人。作書廿三篇。為道家之言。夫

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閻丈人說。教鼓不給。何道之能明

也。閻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收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

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

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是也。非其說異也。所

以聽者易也。易。羊也。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聽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過在楚人有烹猴而召嘗也。

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召猶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

喻以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問之。因讖怒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替也。出猶作也。新曲非正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達吉。按

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云 諸人皆爭學之也 諸人皆爭學之也 後知其非也 而皆棄其曲 此未始知音者也

李奇趙之善樂者也 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音也 鄙人有得玉璞者 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 鄙人以示人 人以為石也

因而棄之 此未始知王者也 故有符於中 則貴是而同今古 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 言

今一也故 無以聽其說 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 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且近世之

事有可貴者亦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 荆人和氏得美玉之璞于荆山之下獻

有不貴之也 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為寶文王曰先王輕于財 今劍或絕側 贏文 齧缺 卷 鉞 而

足而重割石遂為劍之果如和言因號為和氏之璧也 稱以頃襄之劍 則貴人爭帶之 絕無側贏無文 齧為卷 鉞 鈇 鈇 無刃 託之為 楚頃襄王所

豐年 檢 琴或撥刺 枉撓 闕 解 漏 越 而稱以楚莊之琴 側室爭鼓之 撥刺不正 枉撓 曲 弱 闕 解

之 檢 莊王琴則側室之麗人爭 苗山之鈺 羊頭之銷 雖水斷龍舟 陸刺兕甲 莫之服帶 苗山 楚

鼓之也 側室或作廟堂也 利出羊頭之銷 白羊子刀 雖有 山桐之琴 澗梓之腹 雖鳴廉修營 唐牙 莫之鼓也 伐山 桐

所用無所稱託 故無人服帶也 溪澗之梓 以為腹 鳴聲有廉 偶 脩 營 音 清 通人則不然 通人通于事類 不然 服劍者期於

銛利 而不期於墨陽 莫邪 美劍名 乘馬者期於千里 而不期於驂騮 綠耳 鼓琴者期於

鳴廉 修營 而不期於濫觴 號鐘 濫觴 音 非 耳 所 及 也 誦詩書者期於通道 略物 而不期於洪

範 商 頌 略 達 物 事 也 頌 或 作 容 達 吉 按 周 禮 和 容 杜 子 春 讀 作 和 聖 人 見 是 非 若 白 墨

頌 或 古 容 貌 字 作 頌 容 納 字 作 容 實 兩 分 今 則 通 用 之 也 聖 人 見 是 非 若 白 墨

之於目辨也。

辨別也。

清濁之於耳聽也。

清濁也。

衆人則不然。

然如也。

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

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

目不識父之

故夫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能知之。

知獨

玉

石之相類者。惟良工能識之。

下和

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

微妙論

今取新聖人書。名

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

眩于孔墨之名而或不

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

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

喻明也。作書者以

以為知者施也。

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

玄本也。鑑鏡也。皆以自見

也。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

據行也。指書也。朝聞道

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

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

平公晉悼公之子

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

以為不調。何也。

而汝

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

之欲善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

論上句作書

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

者。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間。窮巷之知者何。

故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悠。

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悠。節我謂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立。今夫毛嫱西施。

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睨而掩鼻。

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

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筓

珥。衣阿錫。曳齊紈。紈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體搖動雜芝若龍蒙。

目視。雜佩芝若草籠。冶由笑目流眺。治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也。詩曰美目盼兮是也。口曾撓奇。牙出

罌。補搖。曾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蓋蓋出。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

者。無不憚。憚。瘡心而悅其色矣。憚除貪欲也。瘡心煩悶也。憚除讀慘探之探也。○遠吉。批。

為是形。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或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脾面

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繞身若環。車輪。曾撓摩

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為之擬象也。

回身若秋葯被風。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屈而復。騁馳若鶩。按太平御覽驚作鶩。木

熙者舉梧櫓。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櫓皆大。媛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

龍夭矯。燕枝拘。言纒益若端龍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龍從鳥集。持援。

攫肆。莖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

危險皆為之損動。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被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夫鼓舞者。非柔。

縱。言非其人生自柔。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也。

于教久使之柔縱。眇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長者令。長之長。砥礪確堅。莫見其損。有。

勁靡教化使之然也。

時而薄。

有時積時言非一
日教化亦然也

藜藿之生。螟螣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椹棟。加猶益也
椹屋也。梗稭豫

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

知猶覺
覺其大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

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也。

美善

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以上言也

淮南子卷二十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
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

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

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

不虛。日計無算。歲計無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

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

縣燧邊候見廣舉燧
轉相受行道里最疾

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

鳥巢居
之風也

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

噏矣。

魚潛居
知雨也

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

天心去嗷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

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千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澗。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精稜氣之侵人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憂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霽克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甯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泠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蟻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龜屬也。乳於陵。騰而伏於淵。其卵自孕。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訟。訟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寬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甯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

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

賈田漁皆讓長。

讓長分別長者得多

而辨白不戴負。

辨白頭有白髮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

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

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以被民，而民弗從

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

民性也。拊循其所有，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

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

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望草發菑，覆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

湯武革軍，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

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

性不可鑠也。埴埴而為器，榘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

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

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

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

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富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

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闕。肆。

治兵入

振旅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

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鹵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惡。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墾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

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

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

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

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

二女娥皇女英

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

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而不迷也。

乃屬以九子。

堯有九男

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

昭華玉名

以為雖有法

度而殊弗能統也。

子也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

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

夔克典樂官也

皆合六律。而

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

官。頌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

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解犒之具。

生肉為鮮。乾肉為醢。

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

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

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

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

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

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

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明化。萬物不問。無故無

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應不得

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通調。遠吉按太平御覽作而皆和無通調乎六藝異科。而皆同道。遠吉按太平御覽無同字溫惠

柔良者。詩之風也。溥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調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遠吉按太平御覽專

作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和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遠吉按太平御覽幾作譏春秋之靡也。

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遠吉按怒疑當作怨書之失拘。有

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伎。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伎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伎作亂春秋之失嘗。春秋貶絕不避王人之過相嘗也六

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

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與方。

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駢欲馳。服欲步。駢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鈎不厭故。處地宜也。闕雖興於

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

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

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

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應慈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

而出。故吸而入。新。踪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

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闕。而不令持牢。重者可令慎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數。未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

簡。河以遠蛇。故能遠山。以陵遷。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

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蓂莢成行。賦甌有是。稱薪而爨。數米而炊。

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

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天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

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器方中者為簋。圓中者為簠也。列樽俎。設邊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

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

者勞而貴者逸。舞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膳。不收於前。鐘鼓

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

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

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故曰。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馬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噪。伐國逆天之行則時

必有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

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

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甯。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身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

青苔水垢也

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若字

茨其所決而高之。

茨積土填滿之也

使得

循勢而行。乘衰而流。

衰下也

雖有腐骸流漸。弗能汙也。

腐骸骨也。漸水也。太平御覽漸作漸漸字為是

其性非

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

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遷矣

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

其摩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

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

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

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

禁也。禹以夏亡。桀以夏亡。湯以殷亡。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

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

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
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
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
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
窺其戶，閔其無人，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
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
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行竊盜者，而不能使
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
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藏判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誅
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
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得
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

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極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秦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

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甯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

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

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

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

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簡知也。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

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

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

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

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

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

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

秦。家無常尾。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尾。

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

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鷓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

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躋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劔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王霸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令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曰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達吉

按太平御覽關作同。至浦水士。億有餘萬。遠吉按太平御覽無士字然皆倒矢而射。傍戰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

執白旄以麾之。遠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遠吉按太平御覽下作亡紂有南面之名。而無

一人之德。遠吉按太平御覽德作譽此失天下也。故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錫之地方。不過

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

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播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閻

閻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楚為九龍之鐘。以縣鐘也。遠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許慎注云。刻鐘為九龍縣鐘也。賈

子云。毀十龍之鐘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也。昭王奔

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

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齊以恐

吳次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公子比。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

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

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

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

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

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雪。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焰焰乎。從冥冥見焰焰。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蓋河江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中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

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

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

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

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

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

遠言按太平御覽人作之。

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

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

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瘡贅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

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

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

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

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

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

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

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

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膏其冠履而忘

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

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

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竄。

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啟之以利塞之以申子之三符。

申不害治韓有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皆掇取之權。一

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恆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

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

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絃管。聞其音

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遭流於房陵。秦滅趙

漢中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山水之間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

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瞑目

裂眦。髮植穿冠。因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

也。弁冕冠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朱。絃漏越。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

而不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吹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

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

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

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

所以便說。撮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

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

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

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涓為平

公鼓朝歌北鄙之音。

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為。紂作朝歌北鄙之音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

追新聲。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以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太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

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器械而實衰也。

實實

巧詐藏于胸中。

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連而三十幅。各以其

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

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

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

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有罪三家坐之吳起為楚滅爵

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滅爵者收滅羣臣之爵祿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

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

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使以銜骨齒牙為禍

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

其必禽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

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智伯

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原

蠶一歲再收原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雖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未

生者為難與稻相似耨之為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烹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

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綬而親迎非不煩也

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擾也然而傷和睦

之心而構九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

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濫。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
蚤蝨而人弗痒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難也。故事有利小而害

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暴者或食兩而路窮。

行暴謂大博也。

或子躋而取勝。

子躋子對家奇一暴也。

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不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
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
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

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讎兇。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

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

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

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

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起能越高。

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

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湯于越之言也。

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

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叨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要略

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
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大素也。懼為

大宗事本也。

人之昏昏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

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

有墜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終稱。有齊俗。有道應。有記論。有詮言。有

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虛牟六合。虛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

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

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覺也。則尊天而保

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洽。合也。

滄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也。若轉九掌中。足以自樂

也。俶真者。窮遂終始之化。羸孚有魚之精。羸。繞匝也。孚。靡煩也。達吉。按。按。一本作符。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

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

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神。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

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

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

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為一節。以為法式。終而

復始。歲終十二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

謂龍之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

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攝撮。撮取也。浸想

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眾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窅滯。決清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

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

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

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宵夜。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

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

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

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適之觀。樽止也。流適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

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

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

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

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

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墮者也。墮。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

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學畫人事之終始者也。學。分也。道應者。攬撮遂事之蹤。追

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

縷繚繚之間。縷。繚繚也。撒揆兜謁之郤也。撒。揆也。兜。謁也。接徑直施。接。徑也。直。施也。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

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能。有符矚晚。兼稽時勢之變。而與

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

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誦之變。體因循之

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

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

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焉。萬物之窒塞者也。

假譬取象。異類形殊。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捍。搏也。困。圍也。而以明事。持事者也。持。兆也。

眠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壇也。分別

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

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譏賊警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度也。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

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

清平之靈。館。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微澄也。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

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蒼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甯。推之

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

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

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

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

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

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

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以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己耦萬方。知記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文書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惟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淪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為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據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且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

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統紛遠緩。所以兆汰滌蕩至意。

此木使

之無疑竭底滯。掇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

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

九野八方徑十門。中央也。

上下外天地。捍山川。

捍屏去也。

其於道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

而不姚。

姚至也。姚光也。

潤萬物而不耗。曼兮兆兮。足以覽矣。統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

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酒。宮中成市。

康梁耽樂也。沈酒淫酒。作為炮烙也。成市言集者多也。

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

太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

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

遠吉按太平御覽垂作分。

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

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課也。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

公之謀。悉索薄賦。

薄少也。賦兵也。

躬擐甲冑。

擐貫著也。

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

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三

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

殯大做也。兩楹堂柱之間。寶主夾之。

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

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

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

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

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

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甯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

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

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厚葬靡財而貧民

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垂以為民先。遠吉按太平御覽

垂作畚。插為。是此誤也。別河而道九岐。別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

通別為九。辟五湖。而使水辟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攢。攢。揀也。濡不給花。花。拭也。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閉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

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絲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

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

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連吉按太平御覽作

許慎注。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連吉按太平御覽响一作唯。有許慎注云。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與此略同。一朝用

三千鐘。鐘鐘十斛也。贖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邱據子家曾導於左右。二人。景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

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

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恃。連也。與。之國也。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

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

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處民險而介於

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

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

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形形便。

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

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儲與猶攝業也。

扈治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畛畛。楚人謂澤濁為畛。挈其淑靜。以統天下。

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

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